

吉尔菲艾斯在穿衣镜前仔细地整理身上的衣服，一个星期以前，他顺利地从小行星费沙国防大学毕业，再过不了多久就能去莱因哈特叔叔的公司工作了，这是一件让他无比开心的事情。莱因哈特叔叔掌管着罗严克拉姆集团，虽然费沙境内也有不少业务，但是核心仍旧在银河的另一头，行星奥丁上面。毕业典礼的时候，莱因哈特接受红发青年的邀请，百忙之中抽空到礼堂见证了吉尔菲艾斯上台领取学士学位证书的样子。

莱因哈特刚成年的时候，收养了被父母扔在孤儿院的吉尔菲艾斯。他不仅把吉尔菲艾斯接回家一起生活，还资助他的学业。吉尔菲艾斯也曾好奇地问过莱因哈特平日里对待他人都是礼貌中夹杂着如同寒冰一样的冷淡和疏远，为什么偏偏对自己十分和煦。然而莱因哈特一边看着窗外的星空，一边习惯性地用手抚上养子的红色短发。

“你相信命运吗？”

莱因哈特问道。

“命运...”

红发少年困惑地重复咀嚼着从莱因哈特嘴里吐出来的词语，他当时的年纪对于理解这一事物来说确实有些太过于年幼。

莱因哈特了然地把脖子上的银质挂坠盒取下，放在吉尔菲艾斯的手里。

“命运把你重新还给了我”

莱因哈特的手从吉尔菲艾斯的头发上一路向下，捏着他手感柔嫩的脸蛋。

“莱因哈特叔叔？”

吉尔菲艾斯抱着手里的挂坠盒，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的金发青年。

莱因哈特勾起嘴唇。

即便你怀疑星星是火，哪怕你怀疑太阳不会动，或许你担心真理会变，但是不要质疑我对你的爱。

说完，莱因哈特轻轻地吻上吉尔菲艾斯。

“我们注定要在一起”

红发青年抬头看了一眼壁钟的时刻，刚好是早晨八点，他答应了罗严塔尔九点要赶到学校去看他最后一场演出。

罗严塔尔和吉尔菲艾斯是同期生，他们从小学开始就认识，至今为止，已经一起度过了大约十六年的光阴。不过他们的关系并非青梅竹马那样亲密。上大学以前，吉尔菲艾斯放学之后，都有专车接送，也基本上不会参加课外活动。因此比起吉尔菲艾斯，罗严塔尔和初中才认识的米达麦亚关系更亲密。不过上大学的时候，吉尔菲艾斯和罗严塔尔阴差阳错地被分到了同一间宿舍。要知道，他们二人的专业不同，而且写申请的时候在舍友那一栏都在服从学校安排那里打了勾。也就是说，分配机制在茫茫人海之中，比对了各项数据，认为他们适合住在一起。

总的来说，室友生活很愉快。罗严塔尔和吉尔菲艾斯都是情商不低的人，玩闹也都很有分寸，从学校搬出来以后，他们一拍即合，在学校旁边一起租了一间公寓，延续了舍友的关系。

罗严塔尔作为奥斯卡家唯一的儿子，毕业后要回去继承家业。今天的戏剧社演出，将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场公开演出。

演出的剧本为亨利八世。联想到罗严塔尔的外貌，不难想象为什么让他来演正值壮年，尚且是一位美男子的亨利八世。

院子里隐约传来清晨的雀鸣和潺潺的喷泉声，不一会儿连夏蝉都醒过来，开始聒噪地嘶叫起来。吉尔菲艾斯再一次瞥了一眼穿衣镜，好像他的脸色有些不自然地发红，兴许是昨晚陪莱因哈特叔叔一起参加晚宴，香槟酒喝得有点多的后遗症。理论上来说，看戏剧表演大家会选择穿正装。不过大学戏剧社的条条框框不会那

么多，吉尔菲艾斯也不喜欢在人群中鹤立鸡群，所以他只是穿了一件白色T恤和一条深蓝色牛仔裤。不过他身高有一米九，两条腿修长笔直，白皙的脸蛋配上深邃的五官，高挺的鼻梁上驾着一副墨镜，活脱脱地把最普通的衣服穿出男模的感觉。

因为已经搬到费沙郊区的别墅里和莱因哈特一起居住，吉尔菲艾斯的出行恢复了小时候的惯例，皆有司机接送。当司机把他送到母校的演出厅门前时，时正好八点五十。今天是周日，戏剧社的演出都是免费送的门票，门外站着许多女生，都是慕名而来，想要一睹罗严塔尔的芳容。

朝阳越来越亮，金色的阳光透过绿荫，洒在吉尔菲艾斯的肩上。拉开演出厅的大门，负责检票的女生低头红着脸接过吉尔菲艾斯递来的演出票，接着指了指靠前的一排座位。

“你的座位在那里呢”

“啊，谢谢”

吉尔菲艾斯道谢后，径直穿过人群，朝座位走去。

没过多久，表演正式开始。

罗严塔尔带着黑色扁帽，上身的衣服镶了无数金线，下面依照都铎的习俗，穿着灯笼裤和黑色丝袜，外面套了一件接了白色裘皮领子的外套。依照要求，罗严塔尔的双颊和下巴上都贴了假胡子，但仍旧难掩他原本的美貌。

“二十年以来，我一直都陪伴在您的身边，是你忠诚的妻子。我们一起生育了很多孩子，尽管上帝宠爱他们，将他们从这个世上带走，但这并不是我的错。当你第一次拥有了我，上帝作证，我当时犹是处子，冰清玉洁之身”

一口西班牙口音的凯瑟琳皇后怨恨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丈夫，接着又转头看向坐在台子上的红衣主教沃尔西。

“大人，我的眼泪已经到了眼眶边上，但我一想到我是皇后，也许我一向梦想自己是皇后，想到我至少是一位国王的女儿，我就把我一滴滴的泪珠化为火星”

舞台上的火药味弥漫开来，观众们纷纷受到感染，不自觉地融入情景之中。

吉尔菲艾斯看着台上对妻子态度冷漠，却反而和情人之间充满爱欲和张力的亨利八世，心里暗自感叹罗严塔尔的控制力。

忽然，吉尔菲艾斯感到身体深处传来一股莫名的焦躁，好像有什么东西想要从腹部窜出。

“啊....怎么化了!”

旁边的座位传来一记轻轻的抱怨声。红发青年微微侧过头，女孩微皱着眉头，看向手里的巧克力包装纸。因为天气炎热，她的巧克力似乎在路上已经融化，此时一滴滴咖啡色的浓稠液体缓慢地顺着她的手指流向手掌。

吉尔菲艾斯看了一眼便收回视线。他感到身体更热了。

演出结束，掌声久久地盘旋在礼堂上空。

“你刚才的表演很迷人”

一瓶还冒着冷气的矿泉水递到了罗严塔尔的面前，接着一本牛皮封面的黑色笔记本挡住了罗严塔尔的视线。

“可以给我一个签名吗？”

“可以，谢谢你喜欢”

罗严塔尔微笑着接过水，又拿过对方递来的黑色原子笔，飞快地签完。

眼前个子高挑的少女朝他笑了笑，绿色的眸子深处充满挑逗。

这是一个暗示。

不过罗严塔尔还没有心思应付她，因为他还没看见红发友人的身影，对方答应过要来看他的演出。依照吉尔菲艾斯的性格，一旦答应了，就不会爽约。

出了什么事情吗？

他从表演社的朋友那儿借来手机，嘟嘟地几声忙音后接入语音留言箱，没人接。

罗严塔尔跑回更衣室，繁复的戏服穿在身上很不方便，他想换了便装之后，再去寻找吉尔菲艾斯。

出乎意料的，在空无一人的更衣室，罗严塔尔撞见了熟悉的身影。

“吉尔菲艾斯？！”

红发青年背对着罗严塔尔，站在成列的铁质衣柜前，白色的T恤因为全身出汗的原因，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勾勒出若隐若现的肌肉轮廓和腰部线条。听到罗严塔尔的声音，吉尔菲艾斯没有任何反应。他双手撑着柜门，头部埋在两手之间，身上的热潮几乎要将他吞没。

他到底怎么了？

罗严塔尔一边这么想着，一边靠近。

当他和吉尔菲艾斯之间的距离只剩下半米不到的时候，一丝似有若无的香气飘入他的鼻子里。

“你要是不舒服是，可以去校医院看看”

罗严塔尔抬起手覆上吉尔菲艾斯的肩膀。

“唔....”

没想到，换来的是对方一声甜腻的轻喘。

“我...嗯”

吉尔菲艾斯用尽全身的力气压住几乎要脱口而出的呻吟，罗严塔尔的出现让他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身体里的躁动开始成吨的增加，下腹难耐地轻轻摇摆着，让他像一只求偶的雌兽。

红发青年摇了摇头，他开始逼迫自己回想冬日的孤儿院。冰凉的回忆和暗色的情



感暂时让他从热潮中脱身，他晃着头，艰难地开口道。

“不用...管我”

罗严塔尔并没有回应吉尔菲艾斯。

他的理智陷入无垠的黑暗。

暮色渐浓，乌鸦张开翅膀飞回属于自己的树林。白昼的美好开始打盹，昏昏欲睡；黑夜的侍者纷纷苏醒，扑向猎物。围着火堆转圈的女巫挤出古怪的笑脸，她们在寂静的旷野中放声歌唱。

万福，罗严塔尔！祝福你，未来的主宰！

熄灭吧，熄灭吧，瞬间的灯火。

罗严塔尔伸出双手揉了揉吉尔菲艾斯的胸口，用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按压在衣柜上。在这一刻，他不可否认地被对方身上甘甜的香气引诱，就像偷食禁果的夏娃一样迫不及待地摘下树上的苹果。

吉尔菲艾斯的牛仔裤被退到脚边。

罗严塔尔分开他的并拢的双腿，一个原本不该属于吉尔菲艾斯身体的器官出现在他的下体。罗严塔尔的手指按在凸出的小核上，用指甲的边缘不断刺激那里。

吉尔菲艾斯想要重新合上双腿，但是罗严塔尔的一条腿卡在其中，逼得他只能继续维持现在的姿势。

“请...不要”

白皙的脸庞被染成绯红，他的手无力地攀上罗严塔尔的手臂，想要阻止对方的进一步动作。

想象的快感远比不上现实的真实感受。在妄念中，罗严塔尔全身兴奋得发抖，心灵在胡思乱想中放弃思考，理性崩塌。这是阻碍在他的道路上的一枚顽石，他必须经过或者止步于此。

他早就知道吉尔菲艾斯是莱因哈特的伴侣。

但是难道那些光是想一想就让他热血沸腾的念头，仅仅只是妄想吗？从梦中醒来，他曾庆幸没有泄露出去，那是因为他的勇气配不上他的欲望。

谁能够再惊愕之中保持冷静，在盛怒之中保持镇定，在撩人的诱惑之中保持他不偏不倚的精神？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吧。

他的理智来不及控制他的蓬勃而出的欲望。